

新作点评

电影《音乐家》： 将“诗”与“史”融合为一

□黄式宪

诗言志，史为镜。透过银幕镜像，将“诗”与“史”融合为一。由中国与哈萨克斯坦首度合拍的传记电影《音乐家》，由中国一级导演西尔扎提·牙合甫执导，他所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将“诗”与“史”融为一体的美学风范。

在20世纪40年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里，中国著名的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曾在异国他乡，与哈萨克斯坦素享盛誉的音乐指挥家拜达卡莫夫及其家人之间结成了十分珍贵、患难与共的战斗情谊，冼星海的创作灵感由是焕发，相继写出了一部部悲壮而气势宏伟的交响乐，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之间架起了一座文化汇通的桥梁。

与某些以奇观式感官刺激而融入“泛娱乐化”潮水的拜金式商业大片或准主流大片不同，这部新作《音乐家》，在叙事结构、镜像造型以及主人公命运与性格的刻画上，别开生面，特别以象征性时空穿越的诗意笔触，透过冼星海创作生涯最后5年间鲜为人知的一段故事，在中哈两国之间谱写出“一带一路”最早的史诗式璀璨篇章，恰似一曲曲涛声澎湃的“海”之歌，让我们的心灵为之深受震撼。

这部电影在艺术创新方面的亮点，不妨归结为如下两点：

其一，礼赞崇高。该片叙事的主体结构，紧紧地延伸于冼星海与哈萨克指挥家拜达卡莫夫在音乐创作上互为激励、交相辉映的历史足迹，重新发掘出这段史迹所蕴含的厚重文化底蕴，引领我们抵达崇高的美学境界。

故事追溯到半个世纪前，冼星海化名“黄训”，与袁牧之等人于1940年5月为拍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一起远赴莫斯科，去做配乐与后期制作，不料却遇到纳粹德国突袭苏联，由此爆发了苏联全民奋起抗击纳粹的伟大卫国战争。1941年，在铁与血的战争里，《延安与八路军》的胶片全部遭到焚毁，随后，冼星海因新疆军阀盛世才关闭中苏边境的秘密通道回国受阻，辗转流亡到了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举目无亲、饥寒交迫之际，竟巧遇著名的音乐指挥家拜达卡莫夫，他慧眼识珠，流水知音，将冼星海聘请到他的交响乐团担任小提琴手，还把他的安顿到姐姐达娜什家里寄宿。她的家虽然房屋简陋而狭小，只腾出一间直不起腰来的小阁楼让他栖居。然而，达娜什和她的小女儿卡丽娅，在极端艰苦的生存条件下竟给予他亲人般的照料与温暖，冼星海为这个破碎的家也带去了音乐与温暖，并时常出外卖苦力挣钱来换取面包。因得到拜达卡莫夫及其家人的亲情、尊重与激励，冼星海稍稍安定下



音乐家

来，其创作灵感如泉水般喷涌而出，相继写出了《民族解放》《神圣之战》《满江红》等激励人心的音乐佳作力作，特别还为哈萨克的民族英雄谱写了交响史诗《阿曼盖尔达》，在哈萨克斯坦引发了全民震动的文化效应。

其二，融乡愁于家国情怀。以象征性手法，在镜像的造型意境上，将哈萨克的“小阁楼”与延安的窑洞交互穿插与对应，烘托出冼星海内心世界的充实与丰盈。显然，它与一般故事片里“闪回”段落的运用有所不同，这是一种大写意的创新，注重的是象征性意蕴的提升。这里，既有冼星海对延安窑洞里妻子钱韵玲与爱女洗妮娜刻骨铭心的牵挂，又有对祖国母亲的深切怀念，特别是在心里时时“闪现”出1939年在延安第一次演出《黄河大合唱》的盛况，“黄河在咆哮”，人民掀起抗日的风暴如火如荼。这种象征性时空的穿梭，将延安作为中国革命的灯塔凸显得何等光辉而耀目，这里所折射与揭示的，正是支撑冼星海音乐创作与时代风云交汇的内动力，也是他心灵世界所依托的民族文化血脉的精神底座。

诚如黑格尔关于史诗的庄严性所给出的论述：“一种民族精神的全部世界观和客观存在，经过由它本身所对象化的具体形象，即实际发生的事迹，就形成了正式史诗的内容和形式。”更强调说，“史诗这种纪念坊简直就是个民族所特有的意识基础。”《音乐家》所呈现的镜像格局，给抒发民族大义的史诗大片创作带来了可贵的艺术启迪。当今，为超越浮夸、拜金与媚俗等不良趋向，中国电影艺术家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化素质与品格，以文化的自觉与自信，不断谱写讴歌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璀璨华章。

这里还应特别提到的是，由胡军、袁泉和哈萨克著名表演艺术家别克·艾特占诺夫和阿鲁赞·加佐别科娃所分别饰演的四位主角：冼星海与爱妻钱韵玲以及哈萨克指挥家拜达卡莫夫和姐姐达娜什，他们在各自角色的创造上都达到形神兼备的化境，如在风雪严寒的小阁楼上，胡军所饰演的星海，头顶顶着毛毯，蜷缩着身子，手执笔竟在五线谱上疾走如飞，他的创作激情何其充沛。似这样一个个镜头萦绕我们心田，令人潸然泪下。这些杰出的表演艺术家，显示出非同凡响的艺术造诣，凸显出“一台无二戏”的美学风采。

当今中国正昂首阔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电影创作及其产业也日渐走向兴旺，其规模与影响力已成为彰显我国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标识。然而，中国要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任重而道远。当今，中国亟待以开放而有容乃大的胸襟与世界展开全方位对话。由“闪亮”影业公司牵头，积于四五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与推进，终于以文化的大手笔，将中哈合拍的首部传记电影《音乐家》搬上了银幕，为中国电影产业提供了一个富于审美创新意境的范例。电影的制片方与艺术创作者，需要从《音乐家》的创作获得启迪，应秉持民族主体性的文化优势，既谦逊而好学，又自信、平等、得体而包容地融入人类现代文明进步的时代大潮。诚所谓国不分大小、强弱、高低，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我们中国艺术家需要倾心竭力以促进中国与世界的民心相通，让世界观众喜欢亲近并爱看中国电影，特别在推动“一带一路”文化创新、交流与互鉴的新征程上，脚踏实地地迈出我们新的步履。

对共产党人的生动诠释

——评电视剧《共产党人刘少奇》

□范咏戈



46集大型文献史诗电视剧《共产党人刘少奇》的成功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还原历史有新发现，创新表达有新呈现。作为近期一部有品质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一部伟人传记片，它新在还原历史时打破了过往的尺度。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像刘少奇这般任凭各种风浪和干扰，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不忘共产党初心，一切为了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甘愿为此付出政治生命甚至肉体生命的品质甚为可贵。而这一切由于种种原因被遮蔽或被忽略，实为遗憾。《共产党人刘少奇》将此作为故事主体，具有拨乱反正、以正视听的意义。尺度即高度。历史是个不断被发现和认知的过程，革命历史同样如此。《共产党人刘少奇》之所以被认为填补了该题材的空白，是因为它表现了以往未被认知、不能表现的历史。而这些恰恰带有颠覆性、揭秘性，于史于文都十分必要，这离不开敬畏历史的情怀与胆识。因此，与其说它填补了题材空白，不如说是在已经拍摄播出的刘少奇题材影视剧基础上，如《少奇同志》《刘少奇的故事》《刘少奇与王光美》《刘少奇在东北》等，以今天的视角完成了一部集大成的剧作。它完整准确地表现了刘少奇同志50余年的历史，从少年开蒙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展现了一个成熟的共产党领袖走过的革命道路。由于他身处于近现代的宏大事件之中，所以刘少奇这一人物身上也同时承载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厚重。

从深入挖掘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这一富矿的角度来看，从影视剧要守正创新而言，该剧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可圈可点之处甚多。该剧的价值不仅在于留下了一部形象的党史记忆，也成为当下传承红色文化，弘扬时代主旋律，传递主流价值观，引导观众正确欣赏的影视佳作。

对于开国元勋刘少奇，过去不论是文字还是影像作品表现得都不够。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发展中作出过巨大贡献。在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和刘少奇是相辅相成的。毛泽东确实是大战略家、大理论家、军事家，但是毛泽东思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离不开刘少奇。该剧把“主脑”立在这里，紧紧围绕刘少奇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思考，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对中国共产党是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也因此决定了刘少奇的领袖地位。这一“主脑”决定了主题的高度。剧中写他从开蒙到几十年漫长的革命经历中，都有不同凡人的思考。在莫斯科，听说国内建了党，同学罗亦农劝他马上升人，他却一再说要考虑考虑。从这里可以看出，初期的党并不成熟，但已经有了他这样坚持独立思考的成熟的革命者。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他和毛泽东高度契合的地方。剧中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前肯定了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和毛泽东是苏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这一“双璧”结合，挽救、推动了中国革命。剧作表现的刘少奇对共产党组织建设和共产党

人思想建设的贡献，也是党内难有第二人。突出的是他写就的加强党的建设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写的一部《共产党宣言》。如果说《共产党宣言》赋予了共产党砸烂旧世界的使命，那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是共产党人个人修为的教科书。剧中充分展现了刘少奇争作表率，既当教员又当学员的高尚品格。他坚持真理，不向错误的东西低头。尽管他在白区，在安源，在中央苏区，在华中华北，也不论是开辟根据地或搞地下工作，他多次被扣上“右倾”等帽子。但曹甸一战，部队损失很大，他十分痛心并带头做检查，自书“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8个大字，一辈子警示自己。这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师傅”列宁、斯大林那里，也很难找到相似的例子。《共产党人刘少奇》中的刘少奇，是区别于以往的一个全新的刘少奇的形象。

这部剧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提供了新的可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走过了30年，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这一题材已成为国剧培根铸魂的顶梁柱，传播正能量的主渠道。但是进入融媒体时代，必须借用创新表达的手法。感悟于史，感受于真，感动于人是二法宝。不忘初心，创新表达这8个字在《共产党人刘少奇》中体现得十分充分。这部剧明白写给谁看：给想看的人看，接过前辈的接力棒；也给不想看的人看，可以纠正他们对共产党人的误读。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要有“重大”的思想分量，要有对于历史和现实富有跨度的阐释、思考、呈现。但正如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说过的话：“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表现伟人需要把大和小、远和近、高和低这些艺术辩证法的分寸拿捏到位。《共产党人刘少奇》在题材的重大与审美的追求上达到了较高的一致。刘少奇除了有开国元勋、伟人、领袖风采，该剧还从他的家庭、子女等亲情侧面，改“光加圈”到“生光辉”。如让他准备考大学离开农村的侄孙女回农村劳动；他对缺少母爱的几个孩子的浓浓父爱……这些打动人的地方同时具有揭秘性，成为正能量的看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如何不忘初心，创新表达，《共产党人刘少奇》以其特有的品质获得观众认同，无愧一部红色文化的扛鼎之作。

5月18日，由刘志江担任总制片人，聂欣编剧，顾晶执导，傅晶、章贺、王伟、沙景昌等主演的军旅励志大剧《麦香》登陆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档。《麦香》以军属荣誉为线索，讲述了“最美军属”麦香充满军人情怀的励志人生。她不爱名利，独爱军属荣誉，不惧万难，带领村民共同富裕，赢得了属于自己的“军功章”。麦香从豆蔻年华走到头发花白，经历过爱人分离、亲人逝去、创业危机等人生困境，但始终发挥着军属带头作用，以毕生精力传承着麦家几代人的军人荣耀。在这个过程中，退役军人云宽倾力协助麦香，以军人敢想、敢干、勇于担当的精神，带领村民共同富裕，充分展示了退役军人自觉为党分忧、为国奉献、为民服务的优秀品质。麦香与云宽的精神感染着周围，即使视麦香为“眼中钉”的对立面也加入创业大军，开启了人生新征程。（央视）



评点



一缕银线，可以缠绕时光的轨迹；一把刻刀，可以雕琢不朽的思想；一双巧手，可以捏造梦想的模样……技艺的炉火纯青，源于工匠之心。中国建筑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其文化内涵中饱含着中国人勤劳、坚韧、坚守的精神，是从从业者秉持匠心的具体体现。正在湖南卫视热播的电视剧《筑梦情缘》，通过对建筑者群像的塑造，诠释了建筑从业者坚守信念、勇敢追梦的美好品质和为民为国的胸怀格局。

细节艺术呈现东方美学。建筑是民众生活的基础，也是承载时代精神的艺术样态，建筑师在设计过程中会有意无意地去寻求建筑中的美学风貌。《筑梦情缘》中女建筑设计师傅函君追求细节，她以“纳四海精材，尽细致之功”的工艺观，在古法之上进行创新，在建筑规划中提取中式符号融入建筑，比如在设计中华大楼时使用轴线设计造型对称的手法，精致的镂空在沉稳均衡之余，又带来富有古典建筑特色的视觉效果，每一处细节的安排和设计都较为考究。

不仅是剧中的建筑，该剧在年代质感的呈现方面也非常细腻。人流如织的码头、破败的棚户区、石板路、黄包车、茶

电视剧《筑梦情缘》：

民族建筑的匠心追求

□杨玉

水铺子，甚至是街边布制的商家招牌，每一处细节都很有老上海的风味，年代感十足。除了上海市区，《筑梦情缘》还有对当时浙江滨海小城的场景还原，小到街边包子铺蒸腾的热气，大到一栋建筑、一条街巷，《筑梦情缘》所展现的，是充满生气和复古质感、既符合记忆、又跃然鲜活的年代。该剧以独具韵味的艺术呈现演绎“古为今用”，重现东方美学意境。

观古鉴今展建筑师风骨。“匠心”是一种高度，意味着一心一意、专注、精益求精，更可贵的还在于，创造者那份矢志不渝的热爱。《筑梦情缘》中傅函君作为女性建筑设计师，勇于追求自我价值。匿名参加比赛获奖，以思维创新的作品有力战胜洋人

建筑师，获得同乡会馆的竞标，她用实际行动证明女性建筑设计师也能在行业内站稳脚跟。而留学归来的建筑师杜少乾，尽管在创作理念上与傅函君有所不同，对女性建筑师怀有质疑态度，但遇到好的构思他也会加以肯定并虚心学习，提高自身能力。择一事终一生，把一件事做到极致，他们在时光中打磨技艺，锻炼自身能力，对“匠心”作出应有的诠释。

所谓匠心，不止于一人一器，它还在于创造性的构思。匠心精神应在时光流转中不断精进，在传统与现代中实现融合、平衡。剧中傅函君对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在设计无锡同乡会馆时，她将现代与传统相结合，在极具现代化的外形设计中，加入“方胜”、“如意”等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元素，创新、借鉴、融合，该剧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又展现了建筑师致敬传统、锐意创新的民族气节。

群像描绘热血奋斗精神。剧中人物体现的动人情感与真挚理想令人印象深刻，建筑师群体在追求个人理想的同时推进了民族建筑事业的发展，令人敬佩。以沈其南和傅函君为代表的建筑师克服重重质疑和困难，匠造出真正想民之所想的

经典建筑，实现了个人的职业追求与崇高的社会价值。他们遵循资源共享的原则，为中国建筑业的整体发展贡献力量，坚定探索民族文化之精髓，用创新方式革新传统，展现了建筑师的责任和担当。

一个领域从无到有，一件作品从粗糙到精细，不仅需要工匠不断改善技术，提高水平，更需要他们以真心践匠行。沈其南为了制造出能抗衡“外国造”的中国红砖，坚持不懈地试验；尽管永晟打样部的工作能力薄弱，但是他们付出更多时间精力以勤补拙。《筑梦情缘》诠释了建筑从业者热血筑梦、坚守理想的情怀，他们无论是初出茅庐还是身经百战，都坚守信念，在平凡中孕育伟大、立足本职，用行动诠释不忘初心，他们代表了无数心存理想的小人物，一辈子兢兢业业，在大时代下努力奋斗。

值得一提的是，该剧服装造型严谨，与上世纪30年代上海城市洋溢的摩登审美风气相吻合，该剧主创团队给观众带来美的享受的同时，也让观众感受到了他们的良苦用心。戏里戏外，皆是各行各业追梦人的一次深度呈现。

